

当代中国基督教慈善文化与 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性建构*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ristian Philanthropic Culture and Its Subjectiv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曹南来 雷蕾
CAO Nanlai LEI Lei

作者简介

曹南来，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AO Nanlai,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Religious The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ncao@ruc.edu.cn

LEI Le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eijoyhl@ruc.edu.cn

Abstract

For newly emergent religious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question of how to resolve the tension between religious and social identities often presents a difficult dilemma. Based on fieldwork conducted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mong two types of Protestant Christian char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charitable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current ecology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nalysis of empirical cases shows that Chinese Christian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creasingly take charit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religious identity, through which the process of a conscious Christian philanthropic awareness and culture that combines faith and charity has emerged. This new Christian philanthropic culture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means for Christian groups to overcome a sense of “otherness” in society and construct a public identity for a contextualized Chinese Christianity within existing policy conditions, one that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and practice of Christian charity promoted by early missionaries in 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 but also embodies a new inclusive culture of volunteerism that facilitate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charity in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of public social services.

Keywords: Religious Philanthropy, Social Identity, Subjectivity, Christian Philanthropic Culture,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Context

引言

宗教慈善团体的身份一般被表述为兼具宗教性与社会性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基于信仰的“宗教身份”，一方面是从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社会身份”。宗教慈善组织的宗教性身份与社会性身份之间的张力问题，始终是当代宗教慈善活动的“中国式困境”之一。^①对这一关系的妥善处理，已被视为发挥宗教界与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以及促进公益慈善事业有序发展的关键。

相比于针对宗教慈善形式的客观分类研究，从当代改革时期中国宗教慈善团体的内部视角出发且专门探究其身份问题的实证研究数量十分有限，其中比较深入和有代表性的有黄海波对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②以及菲尔德（Caroline Fielder）对几个地方上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慈善组织（FBO）的研究。^③通过在宗教慈善团体内部的观察，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建构身份的方式与获取社会认同的尝试。不同于上述研究的组织身份和制度设置视角，

*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宗教学）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编号：KYGJD2022001）。[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religious studie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ject Number: KYGJD2022001.]

^① 郑筱筠：《“另类的尴尬”与“玻璃口袋”——当代宗教慈善公益的“中国式困境”》，《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第52页。[ZHENG Xiaoyun, “An ‘Odd Embarrassment’ and the ‘Glass Pocket’: On the ‘Chinese Dilemma’ of Religious Charitable Works,”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no. 1 (2012): 52.]

^② 黄海波：《宗教非营利组织的身份建构研究——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HUANG Haibo, *Building of Faith-based NPO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YMCA*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③ Caroline Fielder, “Building Civilizational Competencies: 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in the Pursui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d. Theresa C. Carino (Amity Foundation, 2014), 29-59.

本文聚焦于中国基督徒在公益慈善实践中有机结合信仰与慈善的自觉意识的文化生成过程，或曰“宗教慈善主体化”的过程。宗教人类学者周越（Adam Yuet Chau）在研究民间宗教的公益慈善实践时，将“宗教主体化”定义为宗教主体在个体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中被召唤和形塑的动态过程。^①这一概念视角有助于我们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设置的视角，而进一步深入到宗教的社会实践当中，考察宗教徒的主体性的动态建构过程，以实践而非个体信仰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②

本研究选取两个不同背景的基督教慈善团体为案例，关注他们如何在慈善实践和与社会及政府的互动中建构主体身份的过程。笔者于2014~2019年的5年间在江苏与浙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熟人的介绍下进入地处江苏省南部的A慈善基金会与浙江省东南部的B公益协会，借助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获得了较为丰富的一手资料。^③A是由基督教界代表人士发起成立的基金会，B是由基督徒商人牵头并联络社会服务机构成立的公益机构与平台。由于成立背景上的差异，它们与宗教信仰的关联性不一，与世俗社会的联系程度不同，在核心运行理念与管理组织形式方面也存在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张力。通过描述和分析这两个案例，我们发现，在宗教慈善主体建构内部身份认同与获取社会认可的

^① 参见周越：《做“善事”还是构建“善世”？——宗教入世与宗教主体化在中国》，张晓梅译，《宗教人类学》第三辑，金泽、陈进国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61-163页。[Adam Yuet Chau, “Providing Public Goods or Constructing Good Publics?—Religious Subjectification and Engage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trans. ZHANG Xiaomei, in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vol. 4, eds. JIN Ze and CHEN Jinguo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2), 161-163.]

^② 曹南来：《中国宗教实践中的主体性与地方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20页。[CAO Nanlai, “Subjectivity and Locality in Chinese Religious Practice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 (2010): 20.]

^③ 鉴于实证研究伦理的考量，本文中所有相关地点、机构和人物均以化名的方式呈现。

过程中，宗教性与社会性虽然是伴随其出现而产生的具有张力的固有分类，却不是泾渭分明的对立关系，而更多地显示为相互促进、互为依托的关系。例如，信仰动机与宗教教理教义中对大爱与善的追求能够被动员利用起来促进参与者对自身慈善行为的认同。同时，从事公益慈善有助于使宗教团体取得正当的社会文化身份，成为公共领域的合法参与主体，并进一步拓展其制度发展空间。

一、宗教慈善的身份困境

在现代慈善概念进入中国社会之前，中国宗教一直有从事慈善的民间历史传统。例如，魏晋时期佛教寺院开展的慈善活动即涉及救灾、济贫、医病、劝善等领域，并设立了六疾馆、孤独园等救助机构。传统宗教广泛渗透于世俗社会，并且有能力汇聚经济力量并得到政权支持，开展持久而稳定的社会慈善实践。近代以来，伴随西方慈善理念的传入与现代慈善机构的建立，中国的慈善事业逐渐发生转型，向制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宗教慈善实体，如由西方基督教差会创办的医疗慈善机构，在解放后为新政府所接管。在很长时段内，此类制度型宗教慈善团体及其实践活动不再具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正是基督教在华发展的曲折与复杂历史，使得基督教的外来“洋教”帽子很难彻底脱掉，这便是当前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缘起。^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政府调整落实宗教政策，各宗教团体恢复建设，宗教活动场所重新开放，1982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首次提出“必须根据宗教界人士的不同情况和特长，分别组织

^① 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中国民族报》，2015年3月17日，第7版。
[ZHUO Xinping, "Jidu jiao Zhongguo hua de san yao su (Three el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China Ethnic News*, 7th Edition, March 17, 2015.]

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社会服务、宗教学术研究、爱国的社会政治活动和国际友好往来”，宗教慈善事业进入新的阶段。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中央统战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后称《意见》），明确了对于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政策支持与鼓励。2014年1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宗教慈善纳入中央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依规开展各类慈善活动。^①至此，“宗教慈善”被正式赋予合法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宗教慈善组织化制度化的发展，宗教慈善团体数量快速增加。慈善基金会逐渐成为宗教慈善实践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截至2017年，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宗教类慈善基金会达到62家。^②

尽管在政府的推动下，公益慈善已是当代中国宗教合法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然而宗教慈善团体的双重身份仍然是一个令许多人感到担忧的问题，并直接造成了该类团体的身份困境。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慈善团体如何处理其信仰背景与俗世行动的关系，其核心关注在于，宗教慈善团体应当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而非借助慈善进行传教活动。二是由于历史与政治因素，基督教常常受制于其“洋教”身份，被认为难以很好地融入中国本土，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基督教开展的慈善活动容易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途径。^③这就导致了一种

^① 郑筱筠：《2015中国宗教慈善报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杨团主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60页。[ZHENG Xiaoyun, “2015 Annual Report on Religious Charity Developments,” in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Philanthropy Development (2016)*, ed. YANG Tua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160.]

^② 邱仲辉、朱艳伟、凌春香：《2017年中国宗教慈善发展报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杨团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81页。[QIU Zhonghui, ZHU Yanwei and LING Chunxiang, “2017 Annual Report on Religious Charity Developments,” in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Philanthropy Development (2018)*, ed. YANG Tua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181.]

^③ André Laliberté, David A. Palmer and Keping Wu, “Religious Philanthropy and Chinese Civil Society,” in *Chinese Religious Life*, eds. David A. Palmer, Glenn Shive and Philip L. Wicker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4.

比较常见的情况，即由于各级政府与社会对宗教的“敏感”地位的认知，一些地方政府欢迎宗教慈善，却不希望突出宗教慈善团体的宗教身份，而倾向于淡化甚至隐藏其宗教身份。此外，宗教界通过对公益慈善的参与，扩大了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对此现象表示担心，并不情愿将荣誉归给宗教领袖、组织或人们信奉的神，因而对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始终具有矛盾心理。^① 宗教慈善团体的身份困境并未伴随其制度性身份的合法化而得到完全的、即时的解决。宗教团体的社会功能与其宗教身份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正是限制宗教慈善主体及其实践活动良性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需要妥善面对的客观事实。在这样一个宗教慈善处于合法地位却尚未摆脱社会文化“边缘”处境的转型时期，本文中的实证案例为深入分析当代中国宗教慈善现象提供了一个微观的内部视角，同时也力求为基督教中国化的社会建设实践提供经验参考。

二、基督教慈善的历史背景与当代个案

20世纪初随着教会推动的各类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字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国基督教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② 进入民国时期，尤其受到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本色运动的影响，教会慈善事业逐渐带有中国化倾向，在组织和经济上对西方差会的依赖减少，转为接受中国

^① 参见李华伟：《宗教慈善所遇张力及挑战》，《中国民族报》2016年8月9日，第6版，第1页。[Li Huawei, “Zong jiao ci shan suo yu zhang li ji tiao zhan (The tension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religious philanthropy),” *China Ethnic News*, 6th Edition, August 9, 2016: 1.]; Robert P. Weller, C. Julia Huang, Keping Wu and Lizhu Fan, *Religion and Charity: The Social Life of Goodness in Chinese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5-38.

^②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章。[GU Weimin, *Jidujiao yu jin dai Zhongguo she hui* (Christianity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0), Chapter 9.]

社会各界的捐赠和寻求自养之道。^① 受到西方新教“社会福音”运动与理念的影响，许多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中国工商界人士与本土教会领袖也主动从事社会慈善，例如近代基督徒实业家宋则久于1917年和1947年分别出资创办第一朗山小学与天津市第一所结核病院，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男女青年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由丁光训主教于1985年发起成立爱德基金会，后者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国内唯一一家基督教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其高效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20世纪早期传教士在基层社会传福音过程中积累的人脉与信任网络。^② 它所体现的基督教普世合一精神指引下的社会发展理念在宗教慈善领域独树一帜。^③ 总的来说，中国基督教慈善事业大致上经历了一个从由西方传教士与本土精英基督徒（包括教会领袖）发起并主导的实践运动到以平信徒与慈善专业人士为主的社会实践的过程。这两个发展阶段与其说是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不如说是体现了不同主体在不同历史处境下对特定神学理念的运用与实践。

基督教神学及其伦理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为基督教慈善实践提供价值来源与行为动力，现今中国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更是直接受到当代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影响。这一神学建设的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丁光训主教提出“上帝是爱”（God is Love）的上帝观与

^①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8-9页。[ZHOU Qiuguang and ZENG Guilin, “The Charities of Western Churches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08): 8-9.]

^② Richard Madsen, “Christianity and the Search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in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20.

^③ 魏克利（Philip Wickeri）博士曾长期深度参与爱德的建设和发展，有关对爱德慈善模式的神学解读，可参见其作如下作品：Philip Wickeri, “Development Service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Amity Foundation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Ecumenical Review* 41, no. 1 (1989): 78-87; “Charity, Servi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ounding of the Amity Found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Response,” 上海大学“宗教与慈善：中国处境与全球视角”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本文第一作者感谢魏博士发来未发表的会议稿。

“宇宙的基督”（Cosmic Christ）的基督论，塑造上帝为培育的博爱形象（cosmic lover），以突出“原恩”的“爱”和淡化“原罪”，以“爱”这一信仰最高原则为人们带来希望，同时鼓励人们去实践“爱”，为中国基督教理论与教会发展打开了开放性与关爱性的新维度。^①他强调中国神学与中国社会的结合，应该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使基督教中国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②其重视宗教伦理道德作用的神学观倾向于认为，当代中国神学的实践意义高于其思辨意义，是“伦理神学”与“行动神学”，而非“思辨神学”与“系统神学”。^③这种观点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者吴耀宗在神学上的社会性关注和实践性导向具有共通之处，即“神学思考聚焦于历史的耶稣，而不是信仰的基督；是起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不是起于对教义信条的阐释”。^④不同于以往基督教的宣教传统，当代中国教会更加重视社会服务及其中所体现的“爱”的奉献，以“仆人”精神而非“先知”角色发挥作用，正如基督教全国两会近年来所倡导的，“我们要办好的教会，必须是一个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爱之伦理实践的教会”^⑤。

神学思想是广义的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与精英的组成部分，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大传统”；但其与普通信徒的慈

^① Gerda Wielander, “Beyond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Christian Love and China’s Harmonious Society,” *The China Journal* 65 (2011): 119-140; 卓新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72页。[ZHUO Xinpíng, *Christianity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China*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13), 172.]

^② 卓新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第169页。

^③ 同上，第170页。

^④ 吕继严:《吴耀宗的神学思想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贡献》，《天风》，2020年第3期，第59页。[LYU Jiyan, “Wu yao zong de shen xue si xiang dui Jidu jiao Zhongguo hua de gong xian (The contribution of Wu Yaozong’s theological thought to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ianfeng*, no. 3 (2020): 59.]

^⑤ 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公益慈善事业回顾与展望》，《中国宗教》，2012年第7期，第65页。[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and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Zhongguo Jidu jiao gong yi ci shan shi ye hui gu yu zhan wang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Christian philanthropy),” *China Religion*, no. 7 (2012): 65.]

善实践这一“小传统”之间并不存在不证自明的因果关联。它需要被适当地解读、理解与内化，成为信仰与行动的指导，才可能建立神学与日常实践间的桥梁。而这就与一个个嵌入在特定历史社会处境中的个体的主体能动性有密切关系。本研究从实证视角出发，希望在思想与行动、内在与超越之间建立一个分析性的桥梁，从下到上地审视基督教文化中的公益慈善理念及其具体化、处境化和中国化的成果。

近年来，基督教是仅次于佛教在中国开展社会慈善实践最为突出的宗教主体。^① 慈善基金会（慈善会、功德会、公益协会等）也已成为现阶段宗教公益慈善实践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既以非营利组织身份扩大动员与募款，促进宗教慈善事业的社会化和规范化；同时能够支持具体社会服务领域相关机构的建设与运转。江浙地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宗教活动取得较好开展的区域之一，有相对充足的条件支持开展宗教公益慈善活动。本文所展示的案例亦即江苏A基金会以及浙江B公益协会，是目前江浙地区内发展较为成熟且各具身份特色的两个宗教慈善团体。A基金会与B公益协会都具有基督教背景，但其运作模式并非纯由宗教团体单独开展慈善实践，而是包括宗教信仰徒以及与宗教相关联社会群体的慈善行为。进一步相比，A基金会是由基督教界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运作的规模化慈善组织，强调社会性高于宗教性的组织身份；B协会则代表了一种民间层面基督教徒集体的公益自觉趋向，强调宗教性与社会性身份的均衡。^② 这两个团体在各自的规模定位、人员构成与运行方式中所

^① 截至2017年，国内62家宗教类慈善基金会中，佛教与基督教所占比例达到92%。参见邱仲辉、朱艳伟、凌春香：《2017年中国宗教慈善发展报告》，第181页。

^② 本研究中没有加入“强宗教性弱社会性”基督教慈善类型，是因为现实中仍缺乏这样的案例。强调强宗教性基要派属灵传统的教会团体现阶段仍缺乏参与社会服务的宗教文化意识。参见曹南来：《地方商业精英与民间基督教慈善》，《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魏乐博、范丽珠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7-257页。[CAO Nanlai, “Local Business Elites and Folk Christian Charities,” in *Jiang nan di qu de zong jiao yu gong gong sheng huo*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outh Yangtze River regions), eds. Robert Weller and FAN Lizh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5), 237-257.]

体现的特征，可以说明基督教慈善主体身份在不同发展情境中的建构过程。

（一）弱宗教性强社会性身份的江苏A基金会

A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是由基督教界人士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组成的公益慈善团体。基金会经江苏省民政厅登记，作为改革开放以后较早成立的民间慈善组织，其成立愿景是让生命更丰盛^①、让社会更公正、让世界更美好，其目标旨在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事业、促进基督徒积极参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以及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资源分享。三十多年来，基金会在社会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特殊弱势群体帮扶、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开展了上千个项目与相关活动，遍及全国31省，累计募集资金逾20亿元，是推动中国公益慈善创新与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A基金会由10名理事组成理事会，下设秘书长，现有江苏总部及十余个海内外下属分支机构，共有上千名工作人员。基金会自建立始即注重配合国家建设与社会服务的步伐，自我定位为江苏省政府民生工作的“补充”，强调“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基督教的服务精神与基督徒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很少主动向员工传布有关基督教信仰、教义或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内容。其日常运作对员工与志愿者也没有信仰上的要求，不关注个人宗教身份。

尽管A基金会由基督教界人士发起成立，带有明确的宗教背景，但其定位始终是致力于从事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并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社会团体。对于这一慈善团体的社会性身份，基金会理事长曾在一次公开访谈中这样表达他的看法：“我们基金会的定位是一个社会发展机构，或者说是一家慈善组织，而不是教会机构，机构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在我们做项目时也是严格分开的。”这一强调宗

^① “让生命更丰盛”出自《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

教与慈善相分离的运行理念，也体现在基金会成员的个人背景以及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上。理事会由来自政界、学界与基督教界的人士共同组成，在各自领域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工作人员经过正规社会招聘渠道进入基金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基督徒，更倾向于视基金会事业为“专业的社会服务”。在基金会内，员工对世俗待遇的考量是较为常见的，尤其对于非基督徒而言，从事慈善不能给他们带来所谓信仰生命的丰盛。区别于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慈善团体，A基金会的内部认同更多地是通过现实工作关系建立起来的。多年来，基金会还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家机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其中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体现了其专业化运作中超越地域、信仰和组织形态的开放性。

A基金会所显示的社会性特征并不意味着它完全脱离了宗教底色，在一些特殊场合，依然能够看到基督教元素的存在与运用。在面向残障人士、艾滋病患者与自闭症儿童的爱心项目里，来自教会的牧者有时会在活动中加入祈祷环节，或由基督徒成员小组带领大家演唱赞美诗、基督教流行歌曲等。这些较为简便的宗教仪式的使用，有助于在短时间内唤起在场者的情感，给予被关爱者以精神支持。也正是在这些基督徒群体中间，宗教实践与慈善行为的少有重合可以催生他们在世俗道德感以外对于共同信仰的高度参与感和归属感。在以理性运作模式与现代社会专业文化为绝对主流的A基金会里，基督徒成员的宗教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圣俗双重满足的方式而得到集中的建构与强化。对于许多为A基金会工作或参与志愿服务的基督徒而言，能够在基督教慈善平台从事社会服务，这已经使他们多少获得了灵性上的满足。一位经常参加关注自闭症儿童等活动的基督徒志愿者，向笔者分享了自己投身社会服务的感受。她认为基督徒不仅要“改善他人的世界”，也应该在这些使世界更美好、更公平的行动中“寻找自己”，“寻找伙伴”和“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A基金会多年来取得的成绩以及一以贯之的专业化社会性立场，

很大程度上使其成为全国范围内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示范标杆，并为促进宗教社会服务项目的发展起到桥梁与平台的作用。基金会不仅与江苏省基督教两会合作，在省内各地教会开展养老服务、义工培训等项目，还受省委统战部与宗教局委托，承办宗教界公益慈善研讨培训班，促进了宗教对话与慈善协作。作为一个始终强调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突出并不断强化自身社会身份的宗教慈善团体，A基金会正在朝着全面综合性发展方向迈进。

（二）平衡宗教性与社会性身份的浙江B公益协会

B公益协会成立于2014年，是由浙江三家民间慈善基金会与社工服务中心共同发起，联络其他公益机构在市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公益慈善团体。三家慈善基金会均由本地基督徒企业家发起成立，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协会结合海内外各地商会的“善商资源”作为发展的支持协助力量，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捐赠，推动公益项目，推广公益理念，培育公益能力，提供行善平台。协会理念是“施比受更为有福”^①，目标旨在做最值得信任的公益机构，成为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协会主要运作三个项目，一是名为“爱在光明”的有关眼部疾病尤其儿童白内障的慈善救助品牌项目，二是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国际性捐赠项目（面向贫困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三是针对本地与周边地区的贫困救助项目。

B公益协会会长是基督徒民营企业家Z先生，会内有工作人员4名，会员总数约120名，暂无分支机构。协会每年募集资金规模在200万元左右，主要项目协作资源来自各地同乡商会，本地主要合作机构为市属眼科医院与报社，公益伙伴圈涉及五家民间慈善基金会、三所医院、药房、腾讯公益与支付宝公益平台。协会成员基本可以分为

^① “施比受更为有福”出自《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第35节：“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記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徒20:35）

两类，一是包括员工在内的核心成员，二是普通会员。核心成员主要是其他发起基金会的负责人，与Z先生为教友并存在私人联系，均为“老板基督徒”^①。普通会员来自本地与周边地区，其中一部分人是基督徒。各地商会作为合作“管道”，既起到整合多方面资源投入慈善行动的作用，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压缩运行成本。就成员内部而言，其身份建构更多地是围绕会内的两种不同理念展开的。一方面是宗教性更强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该理念为核心成员所确认，是他们热心从事慈善的动力之源；另一方面是以“天无边，爱无界”为代表的世俗慈善理念，被全体成员所接受。

B协会的核心成员具有两重身份，一是作为基督徒的宗教身份，二是作为商人的社会身份。作为基督徒，Z先生称自己从事慈善的行为，正是受到了云贵交界处石门坎地区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的感召。^②作为商人，Z先生将世俗商业经验投入到协会的管理运作中。慈善团体的善行还可以为这些企业家们提供机会以实现道德上的自我重塑，从传统目光中的享乐主义者上升为致力于公共福祉的现代慈善家，也为他们带来新的社会资本与网络。虽然慈善活动本身是非营利性的，但协会积极开展与慈善相关的产业合作以促进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推动建设白内障疾病治疗及其配套医药资源的生产这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此外，这些核心成员以基督徒企业家的身份做慈善，在社会上提倡基督教公益慈善的概念，其意愿还在于强调基督教的道德形象以及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们不止是一个好基督徒、好商人，还是一个好的中国人。正如Z先生所说：

^① 有关老板基督徒的论述参见Nanlai Cao, “Boss Christian: The Business of Religion in the ‘Wenzhou Model’ of Christian Revival,” *The China Journal* 59, (2008): 63-87.

^② 柏格里是英国循道公会牧师，一个世纪前来到石门坎的苗寨宣教，同时兴办学校和传播科学知识，后因救助患伤寒的当地民众，于1915年染病逝世于中国。

我的人生是上半场赚钱，下半场做文化、做慈善，我希望这辈子能留下一点东西……我把文化、商会和媒体全部串起来，目标是把我们的基督教价值观带出去，把我们中国民间的善意带出去，从做商人到做慈善，这正好是一个从“商行天下”到“善行天下”的过程。

在谈到基督徒商人应当如何做慈善时，Z先生不讳言自己对于财富的追求，而将挣钱与捐钱视为基督徒的“天职”，将自身视为财富的“管家”。这种观点与近现代西方社会的新教伦理直接相通，反映了基督教道德文化对俗世经商者的影响和支配。他认为从事慈善应该效仿西方慈善家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人，自己先成为富翁，再捐钱做慈善。

B协会的良好运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基督徒企业家群体对慈善事业的自觉与热衷，协会并未以信仰作为入会的要求。只要热衷于参与公益行动、推动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便可以成为协会的一员。对于来自不同信仰背景的成员，协会更倾向于将宗教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张力悬置起来，代之以会员身份、商业网络以及个人关系的联结。

虽然B公益协会源自于一定区域内民间基督徒群体的自发行动，但其慈善项目的运作超越了地域与信仰边界的限制，并十分注重贴合国家话语的期待。“一带一路 善行万里”公益项目，就是协会在贯彻落实中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基础上开展的国际性捐赠项目。该项目通过扶贫、医疗、教育三个领域对非洲与中东各国进行点对点帮扶，以Z先生为首的基督徒企业家们希望由此增进与世界各国的民间交流互信，弘扬中华文化，走出中国、宣传中国，同时还能够帮助国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宗教慈善主体化及其去宗教化生存模式

与一般社会慈善团体相同，宗教慈善团体也致力于协助解决社会问题、传递善心善行，同样具有社会性特征；而作为一定程度上依靠宗教信仰联结、凝聚起来的群体，又具有内生的宗教性特征。宗教慈善团体这一双重身份的合法性在改革开放时期，尤其2012年《意见》的发布后得到了确认。尽管如此，社会上依然有许多声音指出，宗教慈善团体应当淡化乃至尽力消除其宗教身份，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与国家服务。^①不同于制度性身份的即时获得，宗教慈善团体的社会文化身份即其主体性的实现，需要一个渐进的建构过程。对于基督教慈善团体身份在不同情境中的建构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从内部视角理解当前宗教慈善现象的复杂性，同时深化对宗教慈善主体的认识，反思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

根据现有宗教慈善团体类型，A基金会与B公益协会同属于以宗教为背景，由宗教信仰个体或群体发起成立，以宗教信仰为核心运行理念的宗教慈善团体。从外部运作方式来看，它们与一般社会慈善团体基本接近，很难在短时间内察觉其宗教特征。尽管A基金会由基督教界人士发起，但其始终秉持社会化理性化的运行理念，是国内发展最为成熟和专业的宗教慈善团体之一。会内许多员工是完全的社会身份，经过公开正式的社会招聘渠道入职，通过职业关系建立人际网络

^①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张迦寓：《弘扬传统和优势 推动宗教慈善事业发展》，《中国民族报》，2016年7月12日，第6版，第3页；于洋、陈延超：《宗教公益慈善组织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建议》，《中国宗教》，2020年第3期，第63页；刘选国：《去宗教化对慈善机构的影响》，公益时报，<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ongyizixun/8290.html>，2020年7月30日访问。[ZHANG Jiayu, "Carry forward traditions and strength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philanthropy," *China Ethnic News*, 6th Edition, July 12(2016): 3; YU Yang and CHEN Yanchao, "Difficulties faced by religiou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China Religion*, no.3 (2020): 63; LIU Xuanguo, "The impact of de-religionization on charities," *China Philanthropy Times*,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ongyizixun/8290.html>, accessed on July 30, 2020.]

与内部认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基督徒员工与志愿者的宗教身份是被个人深藏并放置于社会身份之下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私人的宗教情结与内在的行为动力。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规模较大的宗教类慈善基金会，A基金会多年来承载了政府对宗教慈善事业的期待，不论在对外援助还是对内建设中都起到示范作用，力求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树立积极的文化身份，并借此带动基督徒与基督教团体更好地加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

相比于A基金会，B公益协会则代表了一种民间自组织的基督徒群体的公益自觉趋向。尽管发起者受到基督徒从事慈善的宗教使命感的驱使，协会的整体运行却基本显示出非信仰主义的立场。一方面，这些基督徒企业家视努力获取财富与合理分配财富为基督徒的“天职”，认为行善是对信仰的确证与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将现代商业理性投入协会的管理运作，广泛集结社会力量与资源，开展产业联动协作，致力于推进基督徒民间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以商业养慈善。就群体内部认同而言，核心成员更加关注协会事业为其共同的基督徒身份与商人身份所带来的成就和信心，并在善行中反思自我、凝聚认同。对于普通会员，协会选择悬置其宗教身份，而以是否拥有“公益心”为入会标准，地缘关系、商业关系、私人关系均可作为成员交往的路径与联结。这些基督徒企业家在不断思考如何延续并更好地推进慈善事业，这包括运用商业头脑和社会经验发起产业合作、汇聚社会资本，同时也体现在他们主动钻研并积极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时势热点上。使协会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成功跨越地域、种族和宗教的界线，向世界各地推广善行、践行信仰。

A基金会与B公益协会均有意识地用基督教信仰驱动自身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行动，集中反映了一种宗教慈善主体化的趋向和特征。公益慈善作为现阶段中国宗教介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合法途径，也是宗教信徒表达践行信仰的主要方式。这些宗教徒创造性地将信仰意义与现代社会慈善的多种运作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以此获得更加广泛

的社会认同，推进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对自身信仰的实践与强化。本文提出“宗教慈善主体化”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个特定主体在社会慈善系统与宗教徒个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徒越发将公益慈善当作自身宗教身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宗教信徒没有足够的公益自觉，那么其宗教身份也会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减损与弱化。就这个层面上说，宗教慈善的主体化，实际上正是信徒对宗教慈善的宗教性身份与社会性身份的有机结合。

宗教慈善主体有意识地结合信仰与社会慈善的理念和实践，其开展的自觉慈善行动，不同于以共同宗教为基础、以宗族与地区团体成员为主要救助对象的传统慈善实践方式^①，这种面向全国甚至世界的接近无差别的公益慈善行动，既符合国家发展话语与全球社会的期待，也能够促进当代中国宗教实现社会文化身份的转型，逐步脱离其慈善主体身份的困境。宗教界与宗教信徒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正是他们参与社会服务与国家建设的过程。结合本文中的案例来看，在拥有社会合法性的前提下，基督教慈善团体都强调与政府部门和社会的联系，从中获取支持并形成积极协作关系。这在主观上也使基督徒公益成员肯定自身价值，减少社会边缘性引起的个人身份的紧张与冲突。不止一位受访者向笔者表达过自己在参与慈善活动时的愉悦心情。他们中有些人是在基金会与当地民政部门达成协作意向后，主动地加入到慈善团队中去的。集体性的善举使他们将行善本身也当作是一种宗教实践。在政府、社会以及宗教团体共同影响下的宗教慈善事业，其合法化与发展，不仅使同时作为一名慈善从业者和一名宗教徒成为可能，也为宗教慈善实践的持续性开展起到实质性的支持作用。

这些宗教慈善团体在日常活动中还展露出一个共有的特征，即对

^①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LIANG Qizi, *Shi shan yu jiao hua: ming qing de ci shan zu zhi* (Beneficence and indoctrinatio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1).]

自身定位、运行理念和成员背景等表述均力图圣俗兼顾。始终强调社会性身份与专业化运行的A基金会，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员工、吸纳志愿者，追随国家与地方社会发展的脚步，在国内同类型的慈善组织之中起到示范作用，其愿景也包含“让生命更丰盛”这一基督教文化价值理念。实际上这些现象正是对目前宗教慈善身份困境的回应。

事实上，在鼓励宗教慈善团体为社会服务事业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希望宗教慈善团体尽力淡化与规避其宗教身份，导致了宗教慈善活动一定程度上人为“去宗教化”的生存状态。^① 政府明确肯定了宗教慈善事业所具有的深刻信仰基础、悠久历史传统与较高的社会公信力，这既是发挥宗教界人士与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有益补充。^② 宗教慈善实践给救助对象带来的独特的精神慰藉也为许多人所认可。宗教慈善团体所面临的身份困境很难不影响其特色优势的施展。此外，要求在信仰驱动下投身慈善的宗教信徒抑制其个人信仰的表露，增加了他们从事慈善服务的顾虑。许多慈善项目来源于宗教传统，难以在保留特色的同时完全去除其宗教性表达。例如，在云南保山福音戒毒中心的自愿戒毒项目中，信仰的力量能够帮助戒毒人员坚定意志，通过建立“新的生命”真正从心里远离诱惑与罪恶。^③ 宗教慈善团体的身份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

^① 刘选国：《去宗教化对慈善机构的影响》。

^② 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中国宗教》，2012年第10期，第30页。[National Religious Affairs Administration,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Guan yu gu li he gui fan zong jiao jie cong shi gong yi ci shan huo dong de yi jian (Guidance on encouraging and regulating religious circles to engage in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able activities),” *China Religion*, no. 10 (2012): 30.]

^③ 恩光：《“金三角”边的福音——访云南保山市基督教福音自愿戒毒中心》，《天风》，2010年第8期，第54-56页。[EN Guang, “Jin san jiao’ bian de fu yin: fang yun nan bao shan shi Jidu jiao fu yin zi yuan jie du zhong xin (Gospel at the edge of “golden triangle”: a visit to Baoshan voluntary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of Christian evangelism),” *Tianfeng*, no. 8 (2010): 54-56.]

于使宗教慈善“去宗教化”所导致的尴尬处境，这也是中国式宗教慈善未来发展需要妥善解决的关键问题。

结语

本文涉及的基督教慈善团体所开展的实践活动显示了宗教理念、文化价值观与世俗社会在公益慈善领域里的有机组合，从而令基督教团体与信徒得以在社会服务事业中扮演积极能动的建设性角色。基督教慈善团体在依托其合法制度性身份的基础上，也在积极建构符合地方处境的多元化的主体性身份。对于宗教慈善主体身份的全面认识，需要借鉴其内部主位视角，才能超越宗教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框架。通过对江浙地区两个实证案例的描述和分析，本文力图凸显基督教慈善团体建构中国化主体性身份的途径与特征。

卓新平在谈到基督教中国化的要素时，曾特别指出中国基督教要防止在社会中被异化或飞地化，即“基督教在中国寻求‘中国化’，实质上是要解决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即中国基督徒理应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的问题”^①。而中国基督教慈善团体的身份建设正是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措施与方法。这一当前阶段的中国基督教慈善身份建设与早期传教士为主体推动的宗教慈善事业虽有表面上的明显差异，但也需要认识到两者在精神背景、神学思想内涵上的延续性与共通性。

当代中国宗教慈善整体上是向着专业化、制度化，甚至规模化方向发展。在具体公益慈善活动中淡化宗教身份、加强中国化社会身份的建构，并不意味着令宗教慈善剥离宗教教义并最终“去宗教化”。相反，正如上文中的两个案例所示，它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具有包容性的志愿者文化，使宗教慈善团体加速融入国家甚至国际的社会慈善

^① 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第1页。

体系，实现其现代转型与专业化发展。借用文中基督徒商人慈善家较为通俗的话说就是“灵相交，人相通，物相通”的宗教社会协同发展模式。宗教慈善的“社会”定位更有利于宗教团体在政策制定者划定的社会公益空间中凸显宗教教义中普遍蕴涵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宗教独特的心灵抚慰功能，从而令宗教因素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助推器而非绊脚石。

在当前这样一个宗教慈善事业处在合法地位却尚未完全摆脱社会边缘性与身份困境的转型时期，新兴的基督教慈善逐渐生成一种具有公共理性与现代性的宗教慈善文化价值观。它反映了信徒将社会慈善视作自身宗教身份有机组成部分的主体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徒能够有意识地结合自身信仰与对去宗教化的普遍的“善”的支持，跨越信仰传统、地域、宗族和种族等社会界线，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慈善的发展路径，并无形中使基督教从社会边缘走向主流，以更有利于其发挥主体能动作用。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Cao, Nanlai. "Boss Christian: The Business of Religion in the 'Wenzhou Model' of Christian Revival." *The China Journal* 59, (2008): 63-87.
- Fielder, Caroline. "Building Civilizational Competencies: 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in the Pursui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dited by Theresa C. Carino, 29-59. Amity Foundation, 2014.
- Laliberté, André, David A. Palmer and Keping Wu. "Religious Philanthropy and Chinese Civil Society." in *Chinese Religious Life*. Edited by David A. Palmer, Glenn Shive and Philip L. Wickeri, 139-15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Madsen, Richard. "Christianity and the Search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In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dited by Theresa C. Carino, 13-26. Amity Foundation, 2014.
- Tam, Jonathan and Reza Hasmath. "Navigating Uncertainty: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Religious NGOs in China."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11, no. 3(2015): 283-299.
- Weller, Robert, C. Julia Huang, Keping Wu and Lizhu Fan. *Religion and Charity: The Social Life of Goodness in Chinese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Wickeri, Philip. "Development Service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Amity Foundation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Ecumenical Review* 41, no. 1 (1989): 78-87.
- _____. "Charity, Servi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ounding of the Amity Found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Respon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Religion & Charity: Chinese Context and Global Perspective", Shanghai University, 2011.
- Wielander, Gerda. "Beyond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Christian Love and China's Harmonious Society." *The China Journal* 65, (2011): 119-140.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曹南来：《中国宗教实践中的主体性与地方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20-27页。[CAO Nanlai. "Subjectivity and Locality in Chinese Religious Practice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 (2010): 20-27.]

- 曹南来:《地方商业精英与民间基督教慈善》,《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魏乐博、范丽珠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7-257页。[CAO Nanlai. "Local Business Elites and Folk Christian Charities." In *Jiang nan di qu de zong jiao yu gong gong sheng huo*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outh Yangtze River regions). Edited by Robert Weller and FAN Lizhu, 237-257.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5.]
- 恩光:《“金三角”边的福音——访云南保山市基督教福音自愿戒毒中心》,《天风》,2010年第8期,第54-56页。[EN Guang. "'Jin san jiao' bian de fu yin: fang yun nan bao shan shi Jidu jiao fu yin zi yuan jie du zhong xin (Gospel at the edge of 'golden triangle': a visit to Baoshan voluntary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of Christian evangelism)." *Tianfeng*, no. 8 (2010): 54-56.]
-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GU Weimin. *Jidu jiao yu jin dai Zhongguo she hui* (Christianity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0.]
- 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中国宗教》,2012年第10期,第30-33页。[National Religious Affairs Administration,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Guan yu gu li he gui fan zong jiao jie cong shi gong yi ci shan huo dong de yi jian (Guidance on encouraging and regulating religious circles to engage in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able activities)." *China Religion*, no. 10 (2012): 30-33.]
- 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公益慈善事业回顾与展望》,《中国宗教》,2012年第7期,第64-66页。[China Christian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and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Zhongguo Jidu jiao gong yi ci shan shi ye hui gu yu zhan wang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Christian philanthropy)." *China Religion*, no. 7 (2012): 64-66.]
- 黄海波:《宗教非营利组织的身份建构研究——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HUANG Haibo. *Building of Faith-based NPO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YMCA*.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 李华伟:《宗教慈善所遇张力及挑战》,《中国民族报》,2016年8月9日,第

- 6版，第1-2页。[LI Huawei. "Zong jiao ci shan suo yu zhang li ji tiao zhan (The tension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religious philanthropy)." *China Ethnic News*, 6th Edition, August 9, 2016: 1-2.]
-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LIANG Qizi. *Shi shan yu jiao hua: ming qing de ci shan zu zhi* (Beneficence and indoctrinatio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1.]
- 吕继严：《吴耀宗的神学思想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贡献》，《天风》，2020年第3期，第59页。[LYU Jiyan. "Wu Yaozong de shen xue si xiang dui Jidu jiao Zhongguo hua de gong xian (The contribution of Wu Yao-zong's theological thought to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ianfeng*, no. 3 (2020): 59.]
- 孟志强等编：《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2011 nian du Zhongguo ci shan juan zhu bao gao (2011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charity giving). Edited by MENG Zhiqiang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ety Press, 2012.]
- 明世法：《宗教界慈善组织的“慈善透明”现状与优化治理——以宗教背景的基金会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第85-89页。[MING Shifa. "The 'Charity Transparency' Status quo and Optimized Governance of Religiou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he Case Study of Foundations with Religious Backgrounds."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no. 6 (2014): 85-89.]
- 邱仲辉、朱艳伟、凌春香：《2017年中国宗教慈善发展报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杨团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9-187页。[QIU Zhonghui, ZHU Yanwei and LING Chunxiang. "2017 Annual Report on Religious Charity Developments." In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Philanthropy Development (2018)*. Edited by YANG Tuan, 169-187.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 于洋、陈延超：《宗教公益慈善组织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建议》，《中国宗教》，2020年第3期，第62-63页。[YU Yang and CHEN Yanchao. "Zong jiao gong yi ci shan zu zhi mian lin de kun nan yu dui ce jian yi (Difficulties faced by religiou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China Religion*, no. 3 (2020): 62-63.]
- 张迦寓：《弘扬传统和优势推动宗教慈善事业发展》，《中国民族报》，2016年7月12日，第6版，第1-3页。[ZHANG Jiayu. "Hong yang chuan tong he you shi tui dong zong jiao ci shan shi ye fa zhan (Carry forward traditions and strengths

-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philanthropy.” *China Ethnic News*, 6th Edition, July 12, 2016: 1-3.]
- 郑筱筠：《“另类的尴尬”与“玻璃口袋”——当代宗教慈善公益的“中国式困境”》，《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第52-58页。[ZHENG Xiaoyun. “An ‘Odd Embarrassment’ and the ‘Glass Pocket’: On the ‘Chinese Dilemma’ of Religious Charitable Works.”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no. 1 (2012): 52-58.]
- 郑筱筠：《2015中国宗教慈善报告》，载《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杨团主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9-169页。[ZHENG Xiaoyun. “2015 Annual Report on Religious Charity Developments.” In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Philanthropy Development (2016)*. Edited by YANG Tuan, 159-169.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13页。[ZHOU Qiuguang and ZENG Guilin. “The Charities of Western Churches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08): 6-13.]
- 周越：《做“善事”还是构建“善世”？——宗教入世与宗教主体化在中国》，张晓梅译，《宗教人类学》第三辑，金泽、陈进国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3-171页。[Chau, Adam Yuet. “Providing Public Goods or Constructing Good Publics?—Religious Subjectification and Engage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ZHANG Xiaomei. In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vol. 4. Edited by JIN Ze and CHEN Jinguo, 153-17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2.]
- 卓新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ZHUO Xinping. *Christianity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China*.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13.]
- 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中国民族报》，2015年3月17日，第7版，第1页。[ZHUO Xinping. “Jidu jiao Zhongguo hua de san yao su (Three el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China Ethnic News*, 7th Edition, March 17, (2015): 1.]